

四、武漢會戰——奠定長期抗戰基礎

武漢為交通要衢 兵家必爭

武漢位於湖北省，為華中政治、經濟、交通、工業中心，亦為平漢鐵路與粵漢鐵路銜接要點，由於居長江與漢水之交，長江及其最大支流漢水橫貫市境中央，致使武漢城區一分為三，形成武昌、漢口、漢陽三鎮隔江鼎立之局，形勢險要，素為兵家必爭之地。

日軍於徐州會戰後，非但未達到殲滅我野戰軍之目的，更被國軍消耗大部兵力，日軍原欲由隴海路進攻洛陽，或由平漢路直取武漢，因我軍將黃河花園口決堤，黃河之水溢堤而出，阻滯了日軍機械化部隊的行動；日軍於是積極將兵力轉用於長江方面，企圖攫奪武漢，摧毀我抗戰核心，擊破我野戰軍主力，以期沮喪我民心士氣，迫我降伏。

日軍多線來襲 我軍堅強防衛

日軍試圖以南北兩路鉗形攻勢對武漢形成包圍，北路以司令官東久邇宮稔彥指揮的第二軍，從大別山北麓攻擊，以期由此向武漢迂迴，形成對武漢的包圍態勢。南路另以司令官岡村寧次指揮的第十一軍，沿長江南北兩岸向武漢方向推進，企圖奪取田家鎮等要塞，

打通長江航道。

日艦則沿長江航行，提供火力支援，航空兵負責制空和對地轟炸。日軍企圖利用其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優勢，快速推進，分割包圍我國軍隊。

國軍最高統帥部作戰指導，自始即採取多線配置，守備華南海岸及華東、華北陣地，並積極發展游擊戰，阻礙長江下游之航運，牽制消耗日軍。國軍主力利用鄱陽湖、大別山地障，及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機動殲敵。預期在武漢外圍與日軍主力作戰四個月，予敵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繼續進攻之能力。

其中以第一、第二兩兵團分布於湖北、湖南、江西一帶的幕阜山、九宮山、廬山等山脈；第三、第四兩兵團分布於湖北、安徽一帶的大別山、富金山等山脈，預築堅固陣地；並利用湖沼地障，構成多線的防禦陣地帶，對馬當、湖口、武穴、田家鎮構築堅固的江防要塞，布設機雷，層層阻礙，防敵深入，以達持久消耗戰的目的。

陸海空大戰 雙方傷亡數十萬人

會戰前，我軍武漢衛戍司令部於戰前擴編為第九戰區，以原武漢衛戍司令部司令長官陳誠為戰區司令。作戰地區包括湖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兩戰區的地境線以長江為

界，第九戰區負責長江南岸的作戰，沿江岸之武穴、田家鎮要塞部分與武漢衛戍總部，歸第九戰區統一指揮；第五戰區負責長江北岸的作戰。戰場縱深達四百公里，作戰正面總計達三百五十公里以上。

我方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下轄兩個兵團，分別為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及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白崇禧代），下轄兩兵團，即第三兵團總司令孫連仲，第四兵團總司令李品仙。會戰期間，國軍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始終坐鎮武漢，設指揮所於武昌，直至十月二十四日晚，始離武昌飛往衡陽，繼續指導全軍作戰。

日軍指揮官為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下轄兩個軍與直屬部隊，其中第十一軍司令官是岡村寧次，第二軍司令官是東久邇宮稔彥，直轄部隊計有五個師團、騎兵第四旅團、陸海軍航空隊與海軍第三艦隊。

敵我雙方投入兵力總和在百萬人以上，大小戰鬥數百次，敵軍死傷達十萬人以上，其在戰場上所投入的十七個師團，補充至五、六次之多。日本海空軍亦受重大損失，其中日艦被我空軍炸沉二十三艘，炸傷六十七艘，敵機被炸毀十六架，擊落六十二架，擊傷九架。國軍參戰部隊達一百二十餘師，死傷高達二十五萬四千多人。武漢會戰為我八年抗戰初期的最後一場大型會戰。

我軍戮力奮戰 有效阻絕延滯日軍

會戰區分為前、中、後三期，會戰前期自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中旬至八月底。六月十二日，日軍先以陸海軍攻安慶，打通合肥、安慶公路，並進占安徽省潛山及太湖。日軍於江西的馬當、湖口久攻不下，遂對國軍陣地施放毒氣。致馬當於二十六日失手，七月五日湖口淪陷。二十三日，日軍在九江附近登陸，敵分四路，每路各以二至四個師前進。其在江南者，一沿南潯鐵路前進，掩護其左側背。另一沿瑞武路西進，迂迴武昌之南。其在江北者，一沿江北岸進攻漢口，一沿大別山北麓進攻信陽，迂迴漢口之北。此外並以艦隊溯江而上，陸戰隊隨機到處登陸，期以外線作戰態勢，包圍殲滅我軍。

我軍在武漢外圍九宮山脈、幕阜山脈、廬山山脈、大別山脈等地，各配置重兵數十師，預築堅固陣地，並在湖北省田家鎮兩岸構築江防要塞，再集中空中主力，阻止敵艦西侵，晝夜轟炸東疏、九江間之敵艦及沿江機場；先後出動數十次，炸沉敵船十二艘，傷二十九艘，有效阻絕遲滯日軍。後日軍在九江登陸，我軍即退守江西廬山兩側及南潯路上之既設陣地，日軍第一〇六師團數度仰攻，死傷慘重，乃於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第九師團由港口登陸進攻江西瑞昌、岷山，迂迴我陣地之左側背，並以第一〇一師團自江西省星子縣登陸，企圖截斷我南潯路後路，經我軍利用地形，運用機動兵力有效防禦阻止，日

軍終未得逞。

長江北岸的日軍第六師團，自占領探湖後，遭我數次反攻，不能前進。至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下旬乃以海軍掩護其第三師團在小池口登陸，協同第六師團兩路猛攻，我軍苦戰數日，黃梅、宿松相繼失陷。嗣後我軍反攻，太湖、潛山雖曾規復，亦因戰況激烈再度失守。

將士用命 我軍萬家嶺大捷

會戰中期自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底至十月中旬。自港口登陸的日軍，沿瑞陽路西犯；同時長江敵艦四十餘艘向我江西省馬頭陣、湖北省富池口南岸要塞猛轟，我軍沉著應戰，數度將敵擊潰，終因日軍大量施放毒氣，我富池口要塞守軍堅守月旬後，九月二十四日陷落。

沿瑞武路進犯的日軍在白水街等處遭我軍擊潰，嗣後日軍再增兵，沿長江南岸及湖北省陽新縣、辛潭鋪、龍港等處多路前進，又被我軍截擊，分別在湖北省龍港、木石港、三溪口、大冶、鄂城等處予以重創。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敵第一〇六師團第一三六旅團逕向我江西省德安西側迂迴，經第一兵團司令薛岳率部截擊，敵再增派第一四九聯隊馳援，續被我軍包圍於萬家嶺地區，十月七日我軍發起總攻，各部奮勇圍攻，以劣勢裝備，憑藉血肉之軀、頑強的意志與無畏生死的戰鬥精神，與日軍血戰三晝夜，敵幾全軍覆沒，德安陣線始終屹立不搖。史稱「萬家

嶺大捷」。

日軍濫用毒氣 我軍激戰相持

長江北岸湖北省田家鎮要塞之戰，我守軍苦戰兼旬，雖先後斃敵軍六、七千人，終不敵日軍飛機、艦砲之轟擊與施放毒氣之危害，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鎮要塞失陷。十月初，日軍利用長江水道侵入田家鎮以西，在湖北省蘄春、蘄溪、巴河、黃岡、陽邏等處登陸，擴大戰果。

此外，日軍由大別山北麓進攻者，為第十師團與第十三師團，以信合路及淮河為後方聯絡線，於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渡俾河，進攻我富金山陣地，經我軍宋希濂部重創，日軍第十三師團死傷過半，聯隊長陣亡兩員，但因陣地腹背受敵，富金山陣地於九月十一日失守。此後日軍雖即進攻潢川、商城，被我軍張自忠、孫連仲各部迎頭痛擊，然日軍濫用毒氣，我軍激戰一周損害頗多，乃退守大別山既設陣地，敵力攻月餘，始終未被突破。

大別山北麓之敵，越潢川西進，續占河南省羅山縣，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下旬，與我軍胡宗南部在河南省信陽以東發生激戰，胡軍雖斃敵五千餘人，終因損傷過重，兼日軍陸續增援，信陽乃於十月十二日晚陷敵，胡部退守河南省桐柏縣附近山地。日軍即轉兵南下，企圖竄入武勝關以西，截斷襄花公路，包圍我野戰軍，我以戰略目的已達，遂依預定計畫

轉進。

武漢會戰後期自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中旬至下旬。十月中旬，長江南岸日軍，除對南潯路採守勢外，主力分三路積極西進，一路由辛潭鋪向通天道；一沿三溪口、高橋、咸寧道截斷粵漢路；一沿大冶、鄂城會合沿江部隊，直攻武昌；並另以一股經金牛向賀勝橋，欲截斷我軍退路，長江的日艦復突破我封鎖線，向武漢高速航行。

薩師俊以身殉艦 彰顯海軍忠義精神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日機終日不斷於金口以上、城陵磯以下水域往來搜索，我海軍艦隊在湖南省城陵磯以下水域遭遇日機群二十餘架襲擊，雙方進行海空戰，日機猛炸我中山艦、楚同、楚謙、勇勝等各艦艇，惡戰之中楚謙等艇均脫圍而出，楚同艦於嘉魚附近被炸傷；我旗艦中山艦與日機戰鬥最烈，下午三點十分，日機六架分批向中山艦輪流投彈，激戰中，船尾左舷首先中彈，前望臺亦中彈被毀，鍋爐被炸，中山艦受創甚重，旋敵機遁去。

中山艦艦長薩師俊因在前望臺指揮，當前望臺受創，導致薩師俊兩腳重傷，難以步行，時艦上官兵血肉橫飛，傷亡枕藉，日機有一彈，因穿越艙底，水遽內湧，雖經艦上殘餘官

兵全力堵塞，終難見效，艦體遂逐漸傾斜，終至沉沒；中山艦艦長薩師俊以身殉艦，同舟一命，與艦共存亡，彰顯海軍的忠義精神。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下旬，各路日軍對武漢已漸成合圍之勢，長江南北兩岸之國軍，在劣勢裝備、兵力欠充、補給不良狀況下，賴全軍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歷時四個半月，已達消耗敵人之目的。且此時我東南之裝備物資與在武漢之輕重工業及中央政治機構，均已西遷重慶。加以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陷，粵漢路運輸之國際交通線業告阻斷，武漢之得失性大減。國軍乃於二十五日主動撤離武漢。日軍則於二十六日進占如同空城之武漢三鎮。

將士之血 彰顯保家衛國壯志

此次會戰全程，日軍對我馬當、富池口等要塞的爭奪，雖曾施放毒氣危害我軍，然國軍本守土有責，奮戰到底。另萬家嶺大捷，國軍將士血戰殲敵，中山艦艦長薩師俊以身殉艦等事，均彰顯了軍人保家衛國的志節與忠勇。

武漢會戰後，日軍知無法使國軍屈服，且因戰地幅員增加，兵力運用捉襟見肘；遂改「速戰速決」為「以戰養戰」，加強扶植偽政權，掃蕩我游擊隊，切實控制已占領地區。而我軍在會戰中堅守四月有餘，圓滿達成長江中下游一帶的裝備、物資轉運西南的戰略目的，奠定抗戰持久的基礎。